

本报记者邹大鹏

## 一路从风雪中走来

“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没有花香，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

在这篇《迎一九三七年》的文章中，一个叫穆亚才的15岁少年，在民族的寒冬风雪中，用笔书写出浪漫与激情，也点燃了理想的革命火种。

坐标，河南杞县。这年12月，他接到同学冯若泉的来信，毅然辞别家中父母北上山西。走潼关、过黄河、经风陵，最终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穆青传》作者张严平曾描写这段历史：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参加革命了，应该改一个新名，叫什么呢？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于是，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穆青”。

1940年前后，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党中央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延安培训，因战地通讯《红灯》而被熟知的穆青，用9天时间走完了13天路程，来到了延安。1942年，在鲁艺做着作家梦的他，被《解放日报》点名选才。从此，这事业伴其一生。

清凉山打开了穆青的新闻之门。他的采访生涯是从访问一位边区老人赵占魁开始的，二十多天的蹲点扎根，让他走进了老赵平凡而高尚的内心世界，《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等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边区把老赵评为特等劳动模范。穆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第一次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和独特魅力。有缘的是，两人三年后又在哈尔滨重逢，他乡遇故知，再次采访的场景定格成一张宝贵的照片。

1945年，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按照中央要求，抽调编辑、记者、翻译等共16人，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担任队长，穆青是其中一员。

全程几千公里靠脚步丈量、迎着风雪，小分队12月抵达辽宁。此时的东北，滴水成冰，雪原茫茫，裤子和鞋上的雪凝成了冰疙瘩，腿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穆青和队友在天黑时赶到了宿营的村子。得知他们是关里来的抗日队伍，一对陌生而热情的老夫妻收留了他们。

炊烟袅起，生火烧炕。急着上炕的穆青，却发现脱不下靴子，想要硬拽，被老汉制止：“孩子，千万不能硬拽，也不能拿热水猛浇，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

没有在东北生活过的人，根本不知道冰雪的法则和威力，更不懂那些人类的智慧和诀窍。老人端来一盆冷水，把冰融化开，小心拽下靴子，把这双冰冷的脚搂在胸前不停揉搓按摩。从麻到热胀，终于恢复了知觉，那一瞬，老人的体温也传到了穆青的心里。

多年以后，穆青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 两座铅笔楼述说往事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形似铅笔的大楼成为独特的地标；哈尔滨，地段街和经纬街交会处，也有一座铅笔形的老楼，静静伫立。

周保华编著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简史》中记载，1946年1月17日，吴文焘带领小分队到达古镇海龙（今吉林省东南部）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还远在本溪，后东北局迁到海龙，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成立，吴文焘任社长。2月7日，《东北日报》在海龙复刊。同时，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海龙一座青砖瓦房里开始正式办公。5月，东北总分社迁驻哈尔滨。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原社长石堪砾在《穆青与哈尔滨》一文中介绍，那时的东北日报社和

## 穆青在黑土地



多年以后，穆青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在一起，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穆青出任东北日报社采访部主任。当时，东北总分社有64人，负责抄收总社和东北各地来稿，提供给《东北日报》采用，并把东北各地报道发往延安总社。办公地点，就是哈尔滨这座铅笔楼。

小楼始建于1938年，原为哈尔滨弘报会馆。远观这座灰色的小楼，主楼和塔楼形似铅笔，两侧楼形似稿纸，分别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延伸，空中俯瞰宛若一只引颈展翅的天鹅。

穆青生前曾对人说，哈尔滨是在战争时期最有感情的两座城市之一，并且深情地回忆说：“东北日报社就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每当夜深人静的晚上，马车经过大街时，马蹄踏在石子路上，发出‘得得’的清脆的声音，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他将这两年多的冰城岁月，称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

走近小楼，可以看到墙上镶嵌着“哈尔滨市不可移动文物”的铭牌，主楼高三层，塔楼高三四层，这座楼如今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办公区之一。走进楼内，依稀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虽然当年的格子间，已经成了办公的大平面，但一些年岁悠久、略带残破的实木门，被保存展示在廊厅，这是穆青、刘白羽等名家办公室曾用过的物什。

“穆青的房间究竟是哪间已不可考，但凭感觉应该是西侧里面的房间，这座楼当年是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办公和职工居住的地方。”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史志办编辑王彦函说。

1991年，阔别40余年后，穆青重返哈尔滨。他和老伴续续，既是伴侣，也曾是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时期的同事。故地寻踪，穆青动情地说：“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哈尔滨工作、生活了三年，在这里结的婚，在这里生的第一个孩子，我对哈尔滨特别有感情，我的老伴对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感情，这里使我们回忆起许多当年的情形……”

在哈尔滨的时光，穆青生活艰苦，吃的是高粱米、小米饭，但工作却是异常紧张和繁重。紧张到什么程度？穆青说：“报社就那么几个人，大家整天地忙，没有星期天。报社附近有两个电影院，我没去看电影；不远的太阳岛也没去过……”

这段光阴，也是穆青人民视角不断深化的时期。他认真思考和总结新闻业务实践，探索党的新闻工作规律。1946年2月，他在《写群众》一文中写道：“总观《东北日报》近几个月的来稿，我认为必须在我们一切写稿同志中间，更明确地强调一个问题：即写群众。我们报纸的大量篇幅，必须为群众生活、群众活动所占据，反映群众的要求，发扬群众的创

造，解决群众的困难；并经常不断地报道群众运动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借以教育群众，推动工作。这是我们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任务。”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哈尔滨刚解放不久，我们党在哈尔滨镇反、整顿社会、开展土改，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任务十分繁重，穆青忘我地投入到采访报道中。哈尔滨当时有个“鬼市”，这是一些专搞盗窃、抢劫、诈骗的不法之徒交易赃物的场所，他们在夜里交易，天一亮就散市。穆青半夜里起来“化装”，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摸清“鬼市”黑幕，这可能是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暗访”之一。

在哈尔滨市的道外区，当时有个“荟芳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院聚集区，政府开展了坚决取缔和打击娼妓业的斗争。穆青深入采访，写下了揭露妓院黑暗和妓女们悲惨遭遇的内部报道。

那时，穆青经常到农村蹲点采访，就睡在老乡的炕上，吃在一起。当时有土匪侵扰破坏，下乡报道艰苦又危险。所以，有记者下乡，同事们就走到报社附近的霁虹桥头送行；采访归来，大家又到霁虹桥头相迎。穆青曾感慨地说：“那真是战友情啊！”

穆青曾在哈尔滨的新华社东北总分社楼顶拍下一张照片，他双手抄着袖口，胸别钢笔，头戴军帽，胡茬儿微露，年轻的面庞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几年，他是幸福而充实的，1948年元旦，穆青与续磊结婚，报社新年会餐，就是他们的“婚宴”，续磊准备了一大块红绸布，华君武夫妇、刘白羽夫妇等朋友、同事都在上面签了名。这些有理想、有抱负、有文采的年轻人，在这里启航跟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迎来了新中国，也迎来了新闻和文学创作的新舞台。

## 三张旧报的记载

黑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内，一张张陈年旧报被扫描微缩成胶片，通过放映设备，在电脑上一幅幅打开，如同岁月的幻灯片。《东北日报》，当年还是繁体字，从右向左的竖版，定价每期四角。

在浩渺的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厚厚的报纸中翻阅过往，如同大海捞针。也许是机缘巧合，管理员尹泽在一卷胶片中，随手一点，就选中了第六十六期。这期的头条刊登了周保中将军的照片，标题为《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东北建设意见——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采访》，稿件没有署名，但大家都知道作者正是穆青。



左图：悬挂在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办公楼内的穆青照片和他的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10月14日摄)。

右图：这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办公楼之一，穆青曾于此工作(10月14日摄)。

本报记者邹大鹏摄

号“王把头”，不甘心失败，要阴谋，放暗箭，屡次向翻身农民进行反扑，经过七次斗争，终于受到应有的惩处。

当地流传的这个“七斗王把头”的故事，也成为穆青笔下的经典。“你处8月上旬稿件源源而来，甚喜。穆青同志所写《五常农民的攻势》一稿，有声有色有过程，看出了五常群运的概貌，这是群运报道中值得学习的。”新华社总社致电东北总社说。

## 四字箴言的期待

“勿忘人民”——这是穆青生前最爱写的字，也是他一辈子的座右铭。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穆青，这位新华社老社长，用一生，凝结成这一片心魂。

“我是人民的儿子”，这心灵深处的声音，引领穆青的脚步不停地走向群众。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六访兰考、八下扶沟，书写人民。1991年7月31日，穆青来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与全体人员座谈，语重心长：

“群众当中，实际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东西，那是一本非常丰富的、无字的书……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当到实际工作中去，增长知识，了解我们的国家，了解我们的人民，了解党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就有了自由，可以为人民做出贡献……我们新华社老记者都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穆青，就是从这条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跋涉登峰。谈及年轻记者成才，他也是殷殷嘱托：“成才历来和艰苦奋斗、下苦功夫分不开，没有那种像二道贩子一样倒一个什么就发家的。要想成才，就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踏踏实实地搞调查研究，练好基本功，把自己的基础搞得牢固、再牢固，在任何情况下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一点特别重要。有些人很有才，自己就是抛不开‘名利’二字，抛不开个人的东西，结果真正成才的很少，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在那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逝者长已矣，存者犹可追。“穆老头”，用四字箴言，早已给出了答案——勿忘人民。

只有历尽沧桑的人，才有如此深厚博大的情怀。他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一生有爱；他一生有爱，所以他一生喷涌。穆青离开黑龙江分社时，还曾在分社的小院，留下一幅墨宝——“继往开来”。

时光荏苒，何以慰怀？东北的秋阳，暖暖地射在东北总分社的旧址上，路口的车子和人川流不息，远处奔流不息的松花江，仿佛在激荡涌诉……

(参与采写刘赫垚)

话》正受到越来越多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加公正的解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瞿秋白传》的作者陈铁健认为，《多余的话》“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瞿秋白，我会说，他是一个透明的、赤诚的、愿意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副研究员张杰说。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写道：“我还恋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在建党百年之际，瞿秋白女儿瞿独伊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从儿童时跟随父母远赴苏俄，到1940年代身陷国民党监狱4年多，再到开国大典上用俄语向世界播报毛主席的讲话，之后与爱人共同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把父母的精神和期望融进了自己一生为党奉献的追求当中。

瞿秋白曾经说，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翻开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留言册上，一则不具名的留言让人欣然：“今天是三月二十日。我又来。天气很好，风很好，你也很好。”

## 儒雅与壮烈：怀念瞿秋白

他对革命果实被反动军阀篡夺的愤慨。

从渡江出发，瞿秋白前往他人生广阔舞台的各个目的地；到无锡读书又到北京上学；到苏州去当记者，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在武汉主持“八七会议”；去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最后奉命到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直到牺牲……

瞿秋白一生都在“觅渡”，都在追寻生命的真意义。从读书人到革命者，他是那个觉醒年代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探索者、实践者。”凌承纬说。

## “我替他们祝福”

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号上发表了瞿秋白译自法文的词和简谱《国际歌》，这是我最早可供唱诵的《国际歌》版本，从音律考虑，瞿秋白创造性地把“国际”两字音译为“英特纳雄耐尔”。

每当唱起《国际歌》，瞿独伊就会想起父亲瞿秋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一个父亲？”

虽然并非己出，瞿秋白对女儿却用情极深，唤她为“亲独伊”，为她写小诗，下班回家总不忘

“儒雅的书生”，不仅指“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面貌，更是瞿秋白作为“布道者”“写作者”剧烈燃烧的生命之光。在紧张而又奔忙的时光中，瞿秋白常年拖着病体熬夜写作，留下了500多万字有关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及语言文字方面的丰富著述。

在上海时期，瞿秋白迎来了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文坛领袖鲁迅为他在工作、创作和生活上提供了很多帮助，瞿秋白也将鲁迅视作政治上、文学上的知己，他赞誉鲁迅“是封

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

丁玲将瞿鲁之间的交往概括为“光辉的、战斗的、崇高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在他遇害后，病中的鲁迅强忍着悲痛和愤怒，写下了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除了和鲁迅的友谊，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很多传奇事迹；他曾两次面见列宁并亲切交谈；他担任过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社长，也是《红色中华》报主编；他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他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对苏俄社会生活各方面做了系统阐释；他当过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上课非常受学生欢迎，教室内外经常挤满了人；他进行过将汉字拉丁化的尝试；他和杨之华冲破世俗相依相伴，留下了“秋之白华”的婚恋佳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生命的尽头，瞿秋白留下了后来众说纷纭的《多余的话》，也将自己一生的传奇浓缩进了这篇万字长文中。

穿越历史的风云和迷雾，如今，《多余的